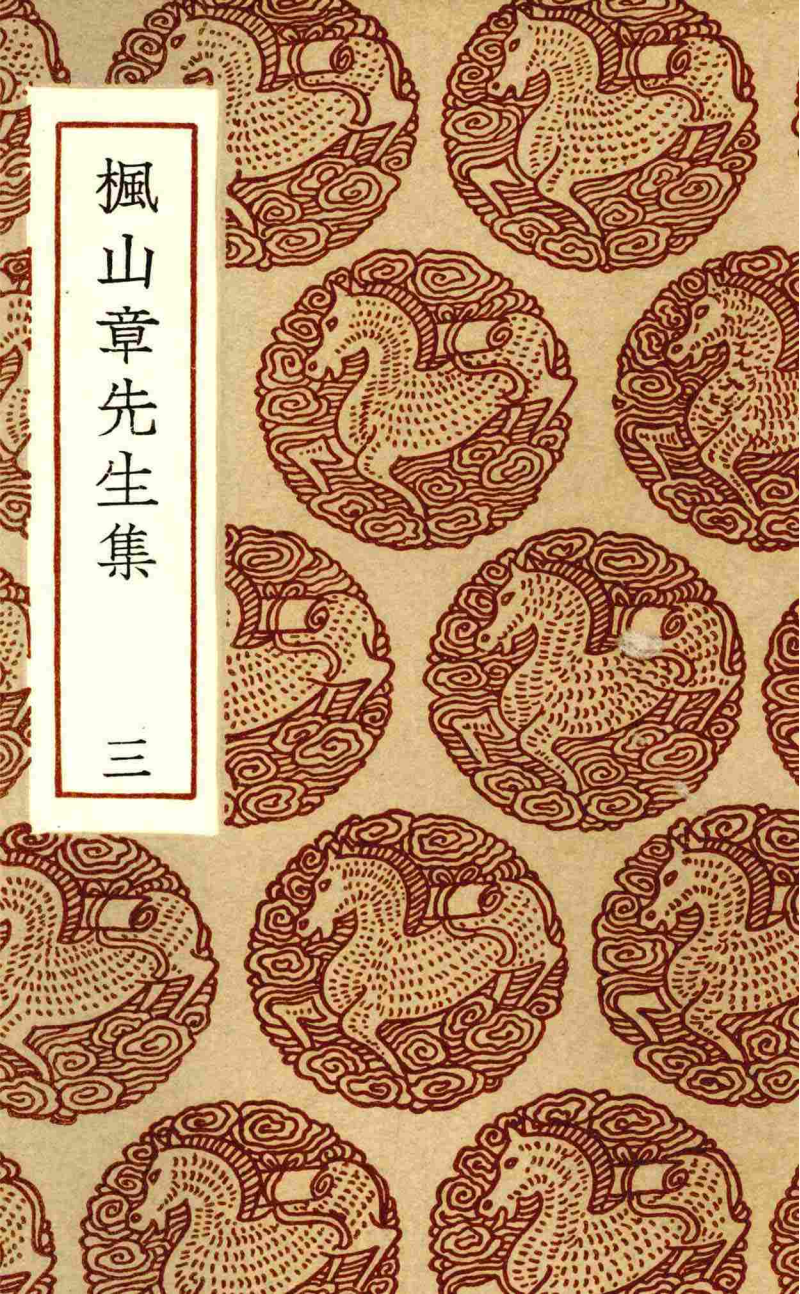


楓山章先生集

三

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horse and clouds at the top.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, swirling patterns. At the top center, a horse is depicted in profile, facing left, with a rider on its back.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tylized, swirling clouds or waves. The rest of the border consists of continuous, repeating patterns of swirling lines and dots.

楓山章先生集

(一)

撰 懋 章

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

雜著

易論

聖人作易。蓋爲君子謀也。而亦爲小人謀乎。易之於小人也。深惡而痛絕之。不使得志焉。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。其肯爲之謀哉。況乎黃裳元吉。南蒯終以取敗。元亨利貞。穆姜不得而用也。易果不爲小人謀矣。奚其謀曰。此所謂不謀之謀。蓋至理之權輿。聖人之至教。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。譬若明師之於弟子。諄諄之誨。固教也。不屑之誨。亦教也。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。不屑者之非教乎。易爲君子謀。諄諄之教也。其不爲小人謀。不屑之教也。噫。吾於是。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。天下之不能有君子。而無小人。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。故聖人作易。於陽則引翼之。扶持之。惟恐其不盛。於陰則排擯之。抑遏之。惟恐其或盛。凡易之所謂吉。所謂亨。所謂利者。必多陽也。否則陰之比陽。應陽。從陽。而得正者也。其所謂凶。所謂悔。所謂吝者。必多陰也。否則陽之比陰。從陰。應陰。而失正者也。故曰。聖人之情。見乎辭。聖人之情。何情也。扶陽抑陰之情也。扶陽固爲君子謀。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。是故拔茅征吉。戶庭無咎。謀出處也。揚于王庭。括囊不害。謀語默也。乾而惕厲。震而修省。損而懲忿窒慾。益而遷善改過。謀所

以修身也。臨而保民。觀而設教。巽而申命。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。謀所以治人也。飲食於需。宴息於隨。避難於否。致命於困。反身修德於蹇。則於處常處變之事。無一不爲之謀焉。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。其於小人也則不然。履霜則恐其墜。娶女則憂其壯。童牛是牲。金柅是繫。惡羸豕之躑躅。戒剝床之滅貞。誠不爲之謀矣。然使小人知所悟焉。必將曰覆餗而刑劓。負乘而致寇。易蓋戒我。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。獫狁於田。射隼於墉。易又教我。不可以爲孤而爲隼也。小人弗用。小人弗克。吾而不爲小人。則用矣。克矣。能反乎此。則易之一言一字。皆小人之藥石。不爲之謀者。乃所以深爲之謀也。又況剝之六五。許其貫魚之利。復之六四。美其獨復之道。而否六二。有包承之心。遂爲小人之吉。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。爲小人謀。孰有加於易哉。由是觀之。則易之不爲謀。特不爲之謀。爲小人之事耳。小人而欲爲君子。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。

書論

聖人之經。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。經而不訓。何以經爲。是故其道易行。其事易爲。依乎中庸。不貴苟難。使天下後世之人。無智愚賢不肖。皆可得而學焉者也。書之爲經。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。吾意夫子所錄。必期之爲法於天下。傳於後世者也。然有不能無疑者。君臣父子定位。爲不易之常也。君令臣從。父傳子繼。道之經也。舜禹受終受命之禮。具於典謨。湯武鳴條牧野之事。商周之書詳焉。若此者。非常不經。果可以爲訓乎。曰。聖人之經。烏有不可訓者。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。天下之事。有常有變。而處事之術。

有經有權堯舜。朱均之父子。湯武辛癸之君臣。變也非常也。未易以經言也。自堯舜視之。則全父子之恩者。吾之私。而爲天下得人者。公也。吾不可以私而害公。自湯武視之。則守君臣之分者。吾之私。而爲天下去暴者。公也。吾不可以私而廢公。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。放伐焉者。權也。權雖非常行。固不可以爲訓。然使天下後世。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。有權以處之。而不至於窮。是獨不可以訓耶。曰。使人人而權焉。則燕噲可堯舜。莽丕可舜禹。而勝廣項籍之徒。皆湯武矣。率天下之人。而禍仁義者。未必非帝王之書也。聖經垂訓。果若是乎。曰。經之所錄。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。而垂訓之意。微寓乎其閒耳。非曰人人而可權也。桐宮之事。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。則可。而致辟管叔。雖周公亦不能無過。故必有舜禹之德。而天之歷數在焉。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。苟惡不辛癸。心非湯武。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。則是天下之罪人也。而可乎。故曰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。曰。權必聖人用之。而衆人不得用焉。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。夫子雖著於經。亦虛文耳。其所以爲訓安在。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堯舜之事。不以訓人之父。而可以訓其子。湯武之事。不以訓人之臣。而可以訓其君。爲子者曰。吾不可以朱均。吾而朱均。則父必堯舜矣。爲君者曰。吾不可以辛癸。吾而辛癸。則臣其湯武乎。於是莫不懼焉。以自修。處仁遷義。皆爲君子之歸。而君君臣臣。父子子。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。此獨非聖經之訓耶。彼以爲帝王之事。非中庸之道。不可以訓者。非知書者也。

詩論

詩之二南。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。聖人采民謠。被管絃。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。以教後世。鏗錡炳燿。

馨馥汗簡。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。無所不至也。今攷其詩。大率多述閨門之事。與夫村謠野誦之聲。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。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。噫。此文王之所以爲致德。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。夫關雎。樛木之后妃。宮人能知之。鵲巢采蘋之夫人。南國之家能知之。兔罝之武夫。羔羊之大夫。在野者在朝者知之。而甘棠之召伯。人之蒙其惠者知之。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。至於文王之德。穆穆深遠。其孰得而知之哉。舉一世之人。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。鼓之舞之。而莫測其用。譬猶乾元默運。太虛無爲。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。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。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其形諸咏歌。亦不過如春鳥秋蛩。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。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。又況高厚不可繪。而動植易以畫。溟渤不可探。而沼沚易以測。仁厚之公子。可以麟趾比。仁心之諸侯。可以騶虞言。而文王之仁。非特騶虞麟趾也。彼雖欲歌頌之。亦安所措其舌哉。昔堯舜之爲君也。康衢謠之。擊壤歌之。但曰不識不知而已。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。而巍巍如天之德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文王其堯舜矣乎。詩詞之無及者。無怪也。雖然。衆流涓涓。皆大海之水。隙光熒熒。皆日月之明。彼后妃夫人。與其諸侯大夫之賢。何莫非文王之化哉。詩人之辭。雖未嘗及於文王。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。轉移動化之妙。始作於家邦。終於四海。無以復加者矣。故孔叢子曰。吾於周南召南。見周道之所以盛也。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。則周公之雅頌詳焉。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。彼二南詩人。誠不足以及此。

春秋論

聖人在上。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。而立一時之政治。聖人在下。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。而立萬世之政治。先王之世。五服以命。有德。五刑以討。有罪。此賞罰之賞罰也。夫子作春秋。榮華衰於一字之褒。凜銖鉞於片言之貶。是乃不賞之賞。不罰之罰也。賞罰之權。僅可施諸其身。而春秋之賞罰。則其身雖死。而罪不得逃焉。賞罰之權。僅能勸懲於一時。而春秋之賞罰。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。夫子雖窮不得位。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。或者乃曰。賞罰者天子之事。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。而作春秋。而已則爲之。其何以責天下位。公也。道私也。私不勝公。則道不勝位。道雖在我。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。嗚呼。爲此說者。何其不知春秋耶。夫位者天下之公器。道者天下之公理。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。位之所以公者。以道存焉耳。道之不存。位獨能公耶。首止之會。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。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。夫子則許之。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。夫子則責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夏商之季。位不在湯武。而道在焉。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。桐宮之際。位不在伊尹。而道在焉。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。道之所在。皆不爲僭。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。周之既衰。禮樂征伐。不出於天子。而亂賊肆行。無所忌也。故夫子修春秋。明王法。以誅亂討罪。亦道之不得不然耳。然於每歲之首。必書春王正月。以見春秋之中。或予或奪。或進或退。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。而已無所與焉。如是而假天子之權。何不可者。而猶以爲僭乎。或者又曰。夫子作春秋。賞罰之權。不以自與。而以與魯。曰。此魯之賞罰也。蓋魯爲周公之後。故假以天子之權。是亦不然。孟子記孔子之言曰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又曰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蓋素王

實任之也。而曰不以自與可乎。春秋之作。上以續往聖之道統。下以立萬世之人極。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。將以公諸天下後世。而豈私以爲魯哉。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。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。未見其與魯也。若以請討陳恆爲與魯之證。則春秋之法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亦非專爲與魯也。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。夫子猶或非之。曾謂魯爲周公之後。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。是皆不通之論也。此其爲說。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。而曲爲辭。其不足信也明矣。

禮論

世之論禮者。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。吾以爲三王之禮。正相襲也。古之王者。乘時有作。正朔則改。服色則易。徽號則殊。文章器械衣服。則別焉異焉。其禮可謂不相襲矣。而奚襲。曰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。是其所以爲襲也。人皆知相襲之爲襲。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。不相襲之爲襲。襲之大者也。四時之運。春令木其氣溫。夏令火其氣燠。秋令金其氣涼。冬令水其氣寒。各不相襲。而所以相襲者。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。昔堯舜以天下與賢。而禹則傳子。禹所以襲堯舜也。孔子大管仲之功。而孟子卑之。孟子所以襲孔子也。然則三王之於禮。其亦不襲之襲歟。何者。禮有本有文。本者天地之常經。不可以不相襲。文者古今之通義。不可以必相襲也。譬之鼓瑟然。今日之柱。以如是而音調。明日之柱。又如彼而音始調。所襲者其音也。所不襲者其柱也。音既相襲。則其柱不必膠矣。是故四璉六瑚八簋。宗廟之禮。不相襲。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。夏序警宗。頒宮學校之禮。不相襲。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。冠而母追。章甫委貌。服而山火。龍章車而

鉤車。大路。乘路。旗而綏旂。大白。大赤。名物固不相襲。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。則相襲也。若巡朝。若昏冠。若喪葬。儀文度數。或損或益。或隆或殺。舉不相襲。然而親諸侯。成男女。哀死亡之意。又未始不相襲焉。夫聖人豈不欲其制。戾文爲一。惟古之是襲哉。顧法立而弊生。時異而勢殊。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。不得不少有變革。以順其天。敍天秩之本然。是則不相襲者。乃所以深相襲也。孔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周因於殷禮。苟不相襲。而何以爲因乎。

福建策士

問。閩自無諸始封。其他僻陋。其俗鄙朴。其人物。固希踈寂寥也。至唐而後興學。常袞登第。自詹曼胡之纓。化爲青衿。蓋駸駸乎與上國齒矣。試舉一二。與二三子論之。爲子莫先於孝。葬親廬墓。而有白鳥甘露之祥。奔喪倚廬。而致甘露烏鵲之異。或泉涌於墓側。或芝產於廬前。或並著孝忠。或六辭起復。其行孰爲最篤。爲臣莫大於忠。寧以頸爲礪石。而不從劉闢。寧以口含鴆毒。而不辱女真。封邕二守。並死蠻儂之難。興化兩陳。捐生蒙古之兵。或擁護神御。而甘心被害。或從容卮酒。而不忍偷生。其節孰爲最顯。科第莫重於倫魁。並蓮之瑞。連兆三魁。雙榴之讖。聯名榜首。賦陳象物之鼎。詩吟破柱之雷。或百里而三出狀元。或一方而兩魁文武。或使遼而兼備將相。或召對而乞摠權綱。其人物孰爲最賢。仕宦莫榮於宰輔。在慶歷則不進宗戚。力阻濫賞。在熙寧則請免條例。欲更新法。受遺詔於治平之初。陳規模於中興之日。獎廉退而抑奔競。謹法度而惜名器。或以身任怨。或不欺事君。或長於料事。或盡忠謀國。其相

業孰爲最盛。以言乎論諫。則三諫之詩。古靈之藁。封還詞頭。力攻李定。圖獻流民。抗言新法。以小官而敢論大事。爲中丞而不肯狗人。或入元祐之黨。或著尊堯之集。其氣概爲孰愈。以言乎詞章。則首藉有詩。泉山有銘。名重禁林。詞學無比。職居西掖。文學有聲。或負江山之詩名。或稱漳巖之賦號。其文藝爲孰優。通志有略。皇鑑有進。上樂論二十篇。著禮書百餘卷。學孰爲博。水利有聞。羨餘不獻。令行光化。播爲衡水之歌。尉滿銅陵。追卻餽藥之叟。政孰爲善。以至六君子之名。顯於太學。四先生之號。重於閩中。或以童子而應科。或以處士而賜號。之數君子。皆閩中之表表者。諸士子生長其鄉。平日所以仰高景行而尙友之者。蓋已有素。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歟。然猶未足爲閩之盛也。彼理學一脈。掀揭宇宙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。蓋自立雪程門。吾道始南。權歌武夷。斯道大著。而洙泗之統。伊洛之傳。盡在閩中矣。當是時。故老道德。賴此典刑。晚輩學問。視此楷模。遠而師友之淵源。近而家庭之授受。八郡之士。見知聞知。以道學自任者。無慮數十。亦可悉其人。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。山川如故。風氣不殊。何昔有其人。而今之未聞耶。二三子之爲學。亦嘗有志於是歟。抑止從事功業文章。爲前此之數君子歟。諸著于篇。有司將以覘爲已爲人之實。

國子監策士

問。國學之設。所以維持世教。造就人才。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。自昔以來。其建學之制。爲教之法。得才之效。互有不同。則游於斯者。不可以不知也。請以所疑。從諸君質焉。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。宜其無

異名也。而禮有上庠、東序、右學、東膠、成均、璧雍之異。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。不過三綱八目。宜其無他道也。而禮有三德、三行、六藝、六儀、四術、四教之目。何以不同於大學。師一也。而有大司樂、樂正師氏、保氏、司成、司業之職。何以分土一也。而有曰選、曰俊、曰造、曰進之義。何所取。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。唐之七學。宋之四學。其數之不同。亦各有說歟。今太學之六堂。其亦有同於古歟。古之士以德業相先。今乃行業不修。惟算撥歷之月日。豈以是爲惜寸陰耶。古之學以明經爲務。今乃經術不講。羣爭短差之甜苦。豈以是爲奪錦標耶。欺誕相習。每稱病以免坐堂。奔競成風。或附勢而求速化。憚拘束而樂放縱。避勤勞而求安逸。若是者。可望其有成材乎。茲欲變化士心。作新士習。使爲師者各舉其職。不爲倚席之博士。爲士者各修其業。不爲城闕之子衿。爭先於學問。而資格之不計。相尙於道德。而奔競以爲恥。不負菁莪之化。聿成棫樸之才。何所施而可。國初積分之法。可復舉乎。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。子吏師尊賢之議。亦可用乎。抑別有其道乎。前代太學諸生。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。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。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。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。亦有優劣之差乎。諸君皆四海之英。由貢舉而來。肯自處若人下乎。願一吐胸中之奇。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。

又

問。天生斯民。立之司牧。而寄以三事。卽孔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。然其設施之略。可得聞歟。稽之周官。則所以庶之者。有九兩之繫。與夫保息之養。本俗之安焉。所以富之者。有九職之任。與夫士會土宜土均。

之法。荒政職事之頒焉。其所以教之者。又有八統之馭。十二教之施。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。不一而足。其經制之詳。可得而悉。陳歟。孔門諸子言志。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。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。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教。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。漢唐諸臣爲政。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。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。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。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。或謂制田里。薄賦歛。可以富之。今之賦斂非不薄也。而公私匱乏。饑饉相仍。浮殍載路。其失安在。或謂立學校。明禮義。可以教之。今之學校非不立也。而流俗日弊。欺詐相凌。寇攘不息。其咎誰執。子諸生藏脩壁水。習孔子之教。明先王之道。有年矣。他日出而致用。皆將處司牧之任。有三事之責者也。茲欲呻吟轉爲謳歌。盜賊化爲君子。于此比隆成周之盛。而度越漢唐之治。亦有其道歟。其參酌古今之宜。講究設施之術。以俟他日舉而措焉。

讀西漢書高祖紀

漢高帝既定天下。置酒洛陽南宮。與羣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。而曰。吾能用三傑。吾所以取天下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。所以爲我擒。羣臣咸服其言。雖楊子雲亦有漢屈羣策楚傲羣策之語。後世莫不以爲然。以愚觀之。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。夫高祖之得天下也。以仁。項羽之失天下也。以不仁。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。羽爲慄悍猾賊。所過無不夷滅。坑秦卒。屠咸陽。殺子嬰。燒宮室。掠貨財。婦女而又放弑義帝。大逆不道。天下之賊也。以若所爲。雖用百范增謀之。其能有天下乎。帝也以寬仁大度。爲天下除殘賊。其入關秋毫無犯。與民約法三章。而又舉軍縞素。爲義帝發喪。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。所以

得天下者。其本實在於是。若夫知人善任使。雖足以爲取天下之資。雖亦帝之餘事耳。孟子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又曰。不仁而得天下者。未之有也。斯言也。實劉項興廢之辯。而古今之確論也。帝有是仁。足以得天下。而不知其然。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。而不自知也。使尙存孟子爲之輔佐。必能擴充其仁。以盡繼周之治。不徒雜霸而已。惜乎帝之臣。蕭曹起刀筆。良平任智數。陸賈叔孫通皆陋儒鄙士。不足與語於斯也。

讀西漢書王章傳

秉史筆者。當以是非論。不當以成敗論。以成敗論人。天下無全人矣。成帝時。大將軍王鳳。以帝舅擅權用事。京兆尹王章。言鳳誣罔不忠。不可任用。宜更選忠賢。成帝悅其言。而不能。遂爲鳳所陷。以死。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。然則循默充位。全軀保妻子之臣。乃爲能量輕重者乎。當是時。五侯驕僭。並作威福。尙書九卿。州牧郡守。皆出其門。大臣則奴顏婢膝。如張禹。孔光。小臣則諛心佞舌。如杜欽。谷永。朋黨比周。天下之勢。駸駸入於王氏。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。無一人爲漢忠謀者。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。爲京兆尹。居重任。享厚祿。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。召見延問。輒辟左右。上寤曰。非京兆尹直言。朕不聞社稷計。則章與成帝。亦非交淺言深者矣。如是之言。似不爲過。盡忠於君。不幸見殺。是亦命而已耳。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。孟堅如惜其死。第曰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可矣。夫旣委質事人。盡忠乃其職也。今必以爲不量輕重。獨非排死節。否忠直者乎。設使成帝能用章言。抑外戚之與政。求忠賢以自輔。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。

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。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。嗚呼。成敗論人如此。古之所謂良史者。果若是耶。

讀東漢書

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。由是深信符命之說。其惑甚矣。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。庶幾可破萬世之疑。夫何范蔚宗之史漢也。歷敘光武生而神異。以及舂陵佳氣。舍南火光之屬。累數百言。謂其受命有符。不然。則無以乘龍以御天。嗚呼。是不幾於語怪也耶。夫人事邇。天道遠。舍人事而言符命。非知道者也。昔舜禹之受命也。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。湯武之受命也。以篚后來蘇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。蓋卜諸人心而已。安有所謂符命哉。王氏之暴。民心思漢久矣。光武以仁厚之資。濟英雄之志。其行司隸也。則舉舊章。而識者屬心。其鎮河北也。則除苛政。而吏民喜悅。又能納鄧禹之策。延攬羣雄。立高祖之業。救萬民之命。以若所爲。其興也勃焉。雖無符命。固將乘龍而御天矣。今皆不此之論。而一一歸之於符。是使天下後世。皆廢人道之所當爲。而僥覲於不可知之天道也。而可乎。

讀蜀漢志

漢昭烈將終。謂孔明曰。君才十倍曹丕。必能終定大業。若嗣子可輔。輔之。如不可輔。君其自取。嗚呼。昭烈於是乎失言矣。吾讀陳壽書至此。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。夫昭烈之爲是言。是疑孔明也。是以操懿待孔明也。吾不意魚水君臣。而猶以智術相御。有如是者。於是托孤寄命之際。而置嫌疑於其閒。安在其能托

孤也。設使昭烈既沒之後。敵國乘之。而爲祿父之謀。用田單陳平之間。奸臣假之。而興管蔡流言之變。造夏竦伊霍之書。則雖以成王之賢。周公不免於居東。宋仁宗之明。范富竟至於罷相。曾謂劉禪之昏庸。而能任賢弗二者乎。一言之失。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孔明於此。地嫌勢逼。欲保其身。且不可得。況欲功名終乎。然則讒閒之不作。漢祚之未亡。蓋亦幸焉而已。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。而深爲孔明懼也。雖然。昭烈固失言矣。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。苟非忠誠貫乎日月。信義孚於天下。真有伊尹之志。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。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。

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

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爲樂。孟子曰。文王與民偕樂。齊宣王有雪宮之樂。孟子則曰。人不得則非其上矣。古之君子。引君當道。其固若是也。唐之叔末。宦寺柄國。藩鎮弄兵。賦役繁重。民不堪命。極矣。文宗君臣。正當焦心勞思。相與戮力。拯民水火之中。而漠然不以爲意。方且從容聯句。愛夏日之長。而樂薰風之涼。嗚呼。此日此風。特文宗君臣樂之耳。彼夏畦之農夫。邊城之戍卒。寧得而共之耶。文宗生於深宮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。未足多讓。爲公權者。旣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。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。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。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。唐室所以不競也。雖然。唐不足論矣。方宋之盛時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。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。稱誦太平。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。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。而宋祚遂以中微。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。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。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。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。

讀歐集

唐李翱幽懷賦云。衆囂囂而雜處兮。咸嘆老而嗟卑。視予心之不然兮。慮行道之猶非。歐公讀其文。恨不得生其時。與翱上下其論。又以爲在位君子。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。而憂翱之憂。公之心亦翱之心哉。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。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。而憂公之憂乎。嗚呼。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。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。豈獨公之於翱哉。予亦有所感矣。

讀蘇集

吾始讀東坡制科策。及進策諸篇。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。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。縱橫氣習。尙未盡除。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。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。時政書。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。憂深思遠。忠厚懇惻。思與天下休息之意。藹然溢於言外。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。非復少年之比。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。抑亦經歷世故之熟。而所造愈深乎。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。公其有焉。有天下國家者。輕棄老成人。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。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。

讀荆公集

孟子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不可不論其世。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。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。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。則吾無以考公之爲人。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。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。而心術行事。顧與呂蔡章惇爲伍。其可惜也夫。其可惜也夫。

題陶淵明集

古今論淵明者多矣。大率以其文章不羣。詞彩精拔。冲淡深粹。悠然自得爲言。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。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。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。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。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。而魏鶴山則曰。有謝康樂之忠。而勇退過之。有阮嗣宗之達。而不至於放。有元次山之漫。而不著其迹。觀是三言。足以見其爲人。而節概之高。文章之妙。固有不待言者。嗚呼。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。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。

題陸宣公奏議

唐世賢相。善謀善斷。尙通尙法。尙直尙文。功業表表。非無可稱。然皆出於才質之美。而未嘗根於學問。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。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。進諫論事。每以仁義爲勸。頗爲知學。夫何建成之事。君子病焉。吾所敬服者。惟陸宣公乎。論諫數百。炳若丹青。雖當擾攘之際。說其君未嘗用數。今觀奏議一書。若罪己改過之言。用人聽言之方。以及備邊馭將。財用稅法。纖悉畢舉。其學之純粹。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。德宗僅能聽其一二。尙能削平朱泚。恢復舊物。使盡行其所學。貞觀之治。尙足言哉。嗚呼。有王佐之臣。而知之不用。用之不終。於公固無所損益。然唐之天下。則可悲矣。

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

宋寶元中。趙元昊逆命於西。范公時經略邊事。乃以此書遺之。元昊復書。語多不遜。公遂對使者焚其書。

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。又不當輒焚之。遂以得罪。嗚呼。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。顧其心急於救生民之患。合天地之仁。而一身之利害不遑恤耳。昔漢文帝親屈萬乘之尊。賜尉佗書。至今以爲美談。人未有非之者。曾謂范公以邊臣行之。獨不可乎。古者大夫出境。有可以利國家。安百姓。專之可也。況公此書。深達事情。究極利害。凜凜乎詞嚴義正。既不傷中國之體。又足以折外夷之謀。何可少哉。其後宋人竟無以制元昊之死命。亦不免乎招致諭降而已。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。至於曩霄來降。卒見於范公復起之日。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。論者徒以一舉不就。遂訾其失。其可乎哉。

跋江山秋霽圖

右江山秋霽圖。本出九龍山人。爲靜虛金公所模。其記則公之晚年所自述也。某爲廷尉屬吏。始獲事公之子少卿公。閒與公之孫麟壽遊。出示此卷。屬識數語於其末。予聞昔有趙侍御者。嘗得國本人物雜畫。絕人事而模得之。後竟失去。而爲獨孤申叔所得。韓昌黎復以彈棊取諸申叔。然後爲文記之。予嘗讀其文。竊有感焉。使彼不遇昌黎。則固敗篋中物耳。後世孰知其可貴哉。今公手模是圖。而自爲之記。則非若侍御徒能模畫。而記其事者。猶有待於昌黎也。公之孫珍藏寶愛。爲家庭之天球。弘璧。其視彼之流落。爲他人有者何如哉。予於是益有感焉。無恤之簡。尙存。君子有以知趙氏世德之盛。麟壽於是圖也。保守勿失。則金氏之世德。此亦可覘其一端云。

書夏忠靖公遺事後

予嘗讀楊文貞公所著公神道碑。謂當時卿大夫雅量。推公第一。而比之王子明。韓稚圭。私竊敬慕。考德論世。是則是效焉。而碑文簡約。未能悉其處心行事之詳也。乃弘治辛酉之秋。公之孫今太僕少卿廷章。忽枉過予山中。出示公遺事一帙。囑予識之。予時遭先人之喪。筆硯久廢。又以公之平生大節。司寇何公序論詳矣。晚生末學。安敢贅一辭哉。以故弗果承命。迨予免喪。來官南雍。而太僕復以爲言。辭不獲命。乃卽所錄之事而詳考之。觀其所議歲貢賦役之制。務從仁厚。曰不可使後之難繼。戕吾民也。蓋與王之所謂東南民力竭矣。韓之極論青苗取息爲不便者。同一厚下恤民之心。至於薦拔士類。布滿中外。而恩不已出。又與王之所薦人未嘗知。韓之薦引上前未嘗漏語者。同一至公無我之意。是雖碑所未及。而尤足以證文貞所稱。非溢美矣。豈獨其長者之度可比二公也哉。宜其光輔四聖。以成重熙累洽之治。而榮名盛烈之卓乎當時。垂諸後世也。猗歟休哉。嗟乎。王子明僅相真宗。韓雖佐命仁英兩朝。而神宗已弗能用。則公之際遇。又非王韓所及。然王之有素。韓之有忠彥。能世其道德而濟美焉。君子以爲美談。昨聞太僕志欲續公之緒。而位不滿德。有識所嘆。則今日之爲素爲忠彥者。寧不有望于太僕乎。敢用識諸末簡。以俟。

跋都城倡和詩卷後

弘治癸亥之秋。予被命起自退休。來官南雍。故友石君宗海。越江而來。訪予話舊。閒出雜詩一冊。而告之曰。淮往歲以事至京。凡同年諸公在臺部者。相率具酒殺爲燕會。以悼舊好。酒半。而太宰屠公首倡三絕。

衆皆和之。少司馬王公序之爲軸。以見惠。淮以詩留別諸公。又皆屬焉。已而西蜀河南諸君子之仕于朝者。以淮嘗濫竽提學。有一日之雅。亦出具饌相餉。淮卽席口占一律酬之。諸君子亦有和篇。恐其久而失散。彙爲一帙。目曰都城倡和。以識一時盛事。南都故舊亦有續而和者。今況吾子亦同雁塔之登。而並玉堂之遊。今幸胥會於此。其可無一言乎。嗚呼。朋友五倫之一。而四倫皆賴以正。其所係甚重也。夫何伐木音微。谷風怨作。世之以利合者。利盡而交踈。以勢附者。勢窮而交絕。往往翻雲覆雨。苟合輕棄。甚至若王揚之無恩。王聶之相仇者。彼惡知夫天典之所固有。而人道之所賴以立乎。唐宋盛時。諸君子於同年之分最親。而久要之情弗替。若白樂天東都之會。袁起巖蘇臺之集。當時以爲美談。然不過在位之士。相聚於宦游之地。非一富一貧一貴一賤之時。未足以見交道之至也。今羣公卿諸士。夫攀龍附鳳。飛霄漢。而宗海雲耕月釣。屏居林下。雲泥迥隔久矣。而能篤念久要。治具相飲。獻酬賦詩。傾倒情素。不改團司期集之初心。泮水從邁之夙契。宛然伐木之遺音也。豈非范石湖所謂使人聞風動懷。增重名義。而有補於雅道者乎。是宜宗海彙而集之。以示後人也。予才劣位下。衰病早休。弗獲從諸公後。拜觀是集。竊有感焉。故書此於末簡。以致忻慕慨嘆之意云。

跋王中書汝手札後

烏傷傅生斌。嘗受學於故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。以其所得教札。彙爲一帙。將致拳拳服膺之意。及來游太學。特以示予。予觀其片紙隻字。皆勉進規儆之詞。見王君之善教。今王君不祿幾二十年。而生不能忘。

其師寶藏手墨久而弗失。有若無恤袖中之簡焉。謂非善學者耶。爰用識諸末簡。以嘉其志。使陳相之徒見之。不亦頹有泚乎。

跋五經私錄後

曩子承乏長南都太學。時錫山楊君文昇。以舉子來卒業焉。執經館下。質疑辯難。弗明弗措。予固嘉其有志於學也。既予以老病歸休。且十年矣。楊君屢舉進士不利。乃俛就銓試。授衢郡節推。將之官。道出吾里。謁予話舊。而考德問業。如未仕時。予因問其何以居官。則曰以讞獄爲職。他無所事。惟欲以曾子得情勿喜。歐陽求生無憾之語。而從事焉。予曰。固得之矣。但君子視民如傷。豈惟重辟。雖杖笞亦不可不盡心焉。君曰。然。既又以其平日所錄五經中要語。分類纂集。若君道。臣道。聖賢道。統武備。文事之屬。凡三十二門。彙爲巨帙。取其便檢閱。省記覽。而備遺忘。將以爲戰藝文場者。風簷寸晷。絺章繪句之助。名曰五經私錄。而屬予爲序。予以耄荒廢學。屢謝不能。而君索之不置。曰。願卒有以教之也。予辭不獲。乃爲之言曰。昔虞世南嘗集羣書中事。可爲文用者。爲北堂書鈔。白樂天取名書精語。可備采用者。各以門類。萃爲六帖。而高續古又爲文苑英華纂要。周益公深加嘆賞。皆以其爲文取用之易。卽昌黎所謂纂言者。必鈎其玄之意也。世之學者。莫不務此。不過視爲魚兔之筌蹄。魚兔旣得。則筌蹄悉棄之矣。乃若五經所載。一句一字。皆古聖微言懿行。凡君子所以正心修身。應事接物。與夫居官行政之要道。莫不具焉。學者能句句而思之。字字而味之。以身體而力行之。則程子所謂終身用不盡者。可以希賢而希聖。豈徒若虞白諸公所錄。

徒以爲言語文字之資而已哉。楊君爲是錄。其初固假以掇文科微利達矣。今旣學優而仕。猶嗜之不厭。而攜之中笥。時取而誦習焉。則不以筌蹄視之。而將以爲終身之用矣。非篤信而好學者能若是乎。此又予之所深喜也。故爲識諸末簡。以驗其異日之所就焉。

恭題宣廟御制賜翰林院箴

昔我宣宗皇帝臨御之日。厲精治理。而於聖學尤廛緝熙之功。萬機之暇。親灑宸翰。製爲翰林一箴。告戒文學侍從之臣。且拳拳於堯舜仁義之道。而望臣下以啓沃交修之益。此其聖不自聖。望道未見之心。蓋與舜之作歌而責難於皋陶者同一揆也。臣竊惟仁義之言無卑論。堯舜之道無近功。時君世主。不以爲高遠而難行。則以爲迂緩而不急。苟非天縱上聖。邁五而登三者。其肯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。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哉。大哉皇言。媿墳襲經。倬乎雲漢之章。煥乎東壁之輝也。爲儒臣者。衣被昭回之光。而圖所以補報之者。宜何如。亦曰非堯舜不談。惟仁義是講。以皋夔稷契待其身。以唐虞三代望吾君。而毋以功利權謀法律刑名一切富強之術。蠱惑上聽。則始爲不負天子。否則未免乎曲學阿世。欺妄不敬之罪矣。可不戒哉。

說

自述字說

冠而字。周道也。字必有說。所以表其命字之義。且示教也。昔人有名其兄之子曰默。曰沉。名其子曰渾。曰深。而爲書戒之者。有名其二子曰軾。曰轍。而爲之說者。皆此意耳。懋之少也。家君又將責以成人之道。舉古冠禮以教懋。齋宿筮日。告于祠堂。禮鄉之先生長者爲賓。設盥帨之具。爲帟幙之房。冠服備陳。族黨咸集。主賓擯贊。揖讓登降。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。一稽諸禮而行。醮畢。賓乃命懋之字曰德。且申之以祝祠。曰。吉月令辰。冠禮旣成。昭告爾字。式敬爾名。農懋於耕。禾稼乃榮。工懋於作。器用斯精。士而不懋。忝厥所生。其懋維何。曰德之敬。厥德伊何。天之明命。人待以生。是曰德性。衆理俱全。萬事斯應。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曰禮曰智。夫婦主賓。信而朋友。五品人倫。斯德之大。易失難存。懋之功。學先格致。誠敬入門。踐履實地。一動一靜。一默一語。善必懋爲。惡必懋去。不厭不倦。勉勉循循。內外交修。厥德乃尊。稽古成湯。有商聖君。懋敬厥德。日新又新。周有畢公。元老大臣。亦云懋德。小物克勤。咨爾小子。方茂爾年。尙充爾德。以希聖賢。字爾德懋。有意存焉。顧名思義。弗懈益虔。覆篑成山。無虧其嶺。井穿九仞。貴在及泉。爾服我言。日夕乾乾。無慚厥名。惟德之全。懋再拜曰。懋雖不敏。敢不夙夜祇奉。退卽錄其語。以爲字說。

陳麟允仁字說

同年陳孟申有子麟。生十九年矣。將以今年八月八日。加之首服。孟申預請字之。并丐其說以爲教。某曰。冠而字。賓禮也。莆中文獻之懿。故多鴻師碩儒。君家行冠禮。當必有字之者。某不腆之言。豈足辱命。孟申曰。以吾久宦學於外。有子弗能教。而筮賓筮日之禮。又弗克親也。故願得一言。以代過庭之訓。俾之顧名。

思義服膺終身焉。若吾子以不賓辭。是不屑教也。某義不獲辭。乃字以允仁。而爲之說曰。麟爲四靈之一。不家畜。不世有。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。靡不載述。以爲曠世奇瑞。非取其麇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。亦曰其爲獸最仁。生物不食。生草不履。自趾而定。定而角舉。一身無弗仁者。以故人皆瑞之。不然。則亦牛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。麟不麟哉。麟不麟哉。夫獸且仁。況靈而爲人者乎。其所以父子親。君臣義。夫婦別。長幼序。朋友信。視聽言語。息有禮。動作威儀。有則可以經緯天地。曲成萬類。超然獨異於物者。以其性是仁也。性本仁。而吾弗能仁焉。則獸之不若矣。是故聖人安仁。賢者利仁。學者求仁。若雍之敬恕。曾之弘毅。顏之克己。復禮。皆其方也。麟也能志於仁。始希賢。終希聖。真知允蹈。全體不息。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。詩曰。振振公子。吁嗟麟兮。予竊有望焉。孟申喜曰。是吾命名意也。遂書之。

金仁甫字說

壬辰之春。正月望日。大理少卿金公。稽古典。宿賓贊。冠其子麟。壽于庭。命予字之。予辭不獲。乃字以仁甫。而爲之說曰。麟者四靈之一。不履生草。不食生物。獸之最仁者也。麟非可以壽名。而曰壽者。語其仁也。天地之仁。生生相續。悠久無疆。其爲壽也。孰加焉。人得天地之仁以生。故仁者人之生理也。生理存。存無少間斷。若木之於春。油然而生。有暢達而無天闕。有敷榮而無枯悴。其有不壽者耶。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。而生理爲之枯亡。生意遂至於濯濯。始有不能壽者矣。堯舜以仁帝天下。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。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。其年皆百有餘歲。其民皆無天殤札瘥。而悉躋于仁壽之域。所謂仁者之壽。信

有徵矣。今子之冠也。將責成人之道。而成人之道。抑豈外於仁哉。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。爲顏之克復。爲曾之弘毅。爲雍之敬恕。使夫內之所存。外之所爲。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。而造次顛沛之不違。則仁道在我。小之壽一身。大之爲天下國家壽。舉不外是。固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麟。亦何假乎鍊形服氣而後爲壽哉。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。其在是耶。嗚呼。麟壽尙亦顧名思義。而求所以仁其身哉。

賀氏二子名字說

蘭谿儒學教諭永新賀先生之二子位。俸。從子受易。皆敏而知學。先生於是加之元服。以責成人之道焉。而宿子爲賓。子辭不獲命。乃爲之冠而字之。位曰惟德。俸曰惟道。而爲說以告之曰。古之班爵位者。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五等。又有君與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六等焉。然是位也。必稱其德而居之。或否德焉。則忝厥位矣。古之制俸祿者。其君與卿大夫上中下士之所受。有十倍四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焉。然是俸也。必以其道得之。或非其道。則素飡耳。聖人有言曰。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其所以立之者何。在德而已。又曰。學也祿在其中矣。其所以學之者何。謀道而已。爾位也。其尙日宣三德。日嚴祇敬六德。以至於凌明有家。亮采有邦。則爲有以立其位而不忝。俸也。其尙謀道而不謀食。以至於天爵修而人爵從。則食之衍衍。不素飽矣。二子勉乎哉。夫有位於朝。以食其俸者。名以命之。父之所望也。以德稱其位。以道得其俸者。字之以廣其義。朋友之所教也。爾能無負友朋之所教。則能無負於親之所望矣。嗚呼。二子其念之哉。

陸生良甫字說

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。必其物之良者也。若赤驥、飛黃、騾、驢之爲良馬。大玉、夷玉、弘璧、璠璣之爲良玉。兌之戈、和之弓、垂之竹矢、宋之斤、魯之削、吳越之劍、爲良兵。良器莫不偉然出其類焉。其在人則以瞿瞿蹶蹶者爲良士。輔君惟聖者爲良臣。善治得民者爲良吏。屬文紀事、書法不隱者爲良史。運籌決勝、折衝禦侮者爲良將。論道經邦、燮和天下者爲良相。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。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爲良。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。昔權翼之稱謝安。謂之江表偉人。而晦翁之贊李綱。則曰一世偉人。夫人物之在當時。非不衆且多也。而二公獨以偉稱。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豐偉也哉。亦以其才德之良。而事功勳業遠過於人。爲晉宋之良相焉耳。苟非其良。奚足以爲偉哉。予年友淞江大參崑山陸公之從子。其名曰偉。而字以良甫。其少也孤。而鞠於公焉。公以其質良行淳。而知學。爲可教也。乃以書屬予。申其字之之義。將以勗其進焉。嗚呼。名之而欲其偉。字之以勉其良。父師之爲教至矣。予奚以爲言哉。蚤夜孜孜。進修不懈。求所以副其名者。若字焉。在生而已矣。奚以予言爲哉。雖然。公之意不可虛辱。敢爲誦其所聞。人之有生。其命於天者。莫不有仁義禮智之良心焉。而氣拘欲蔽。以喪其良者衆矣。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。擴而充之。至於無所不知。無所不能。以極乎才德之良。則未達爲良士。已達爲良臣。若良吏。若良史。若良將相。惟其所用。無往不爲良焉。使謝李諸公。不得專美於前。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。其或庸碌無聞。而未免爲鄉人。若馬而驚。玉而瑕。器而凡。無以出類焉。則非公之所望矣。偉乎偉乎。盍亦顧名。

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。

背菴續說

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。自號背菴。蓋取易繇之艮其背者而云然也。公爲之說。歷敘其平生孝友行于家。信義聞于鄉。爲能知所止而止者。而仕爲下官。恥於俯仰詭隨。力辭以歸。又合乎時止之義。累數百言。而終欲其敦所止焉。可謂深切而著明矣。公一日訪予山中。出以相示。又屬予廣其說。予惟艮背之道。時泰甫旣有所得矣。而不自爲得。乃復以名其菴。公之爲說。美矣至矣。而不自爲至。尤欲廣其義者。其志將何如耶。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。而不安於小成者乎。顧予何人。惡足與語於此。辭之不獲。乃僭爲之言曰。易之取象於背。其義博矣。周子以背爲不見之處。艮其背者。止於所不見。則靜止而無爲。故曰背非見也。止非爲也。蓋卽太極圖主靜之意。朱子以背爲當止之所。艮其背者。止於所當止。則止得其所。故云背卽止也。止之所也。又卽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焉。二說雖殊。各有攸當。一以本心之體言。一以應事之用言也。人生天地間。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。大之人倫。小之事物。莫不有無極之真。則亦莫不各有當止之所。皆所謂背也。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。時泰甫尙與其昆弟子姓。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。本之主靜以立其體。而窮夫所當止者。以盡其用。必知之有定見。守之有定力。內焉不獲其身。外焉不見其人。時而止也。以是道而止。時而行也。以是道而行。斯足爲良其背矣。若充其極焉。則聖人之定。以中正仁義而立極。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。而無物不止其所者。亦豈外於是哉。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。願與公之昆

弟共勉焉。

銘

書室銘

有崇其阿。有幽其室。高不數仞。廣惟容膝。其蓄維何。易象書詩。春秋戴記。周官禮儀。諸子百家。史志羣書。牙籤萬軸。森列左右。編殘蠹魚。文古蝌蚪。一室之中。靡或不有。宋牖晨啓。孫戶晝扃。坐我管榻。對我韓檠。窮年兀兀。誦習講明。嗟世之人。志在科第。剽竊爲工。括帖是記。於理茫然。苟圖富貴。亦有誦書爲文。是資口不絕吟。手不停披。含英咀華。瓊琚其辭。二者之學。爲人而已。世俗所榮。君子所鄙。維彼哲人。學求爲己。博文約禮。夙夜拳拳。所與歸者。古昔聖賢。科第文章。繫我餘事。我銘我室。式勵厥志。

尊經閣銘

有閣義哉。屹立儒宮。上摩奎宿。下拱文峯。閣中何有。有籍。龍牒龜文。蟲篆鳥跡。外史所掌。廣內所司。九流七略。並蓄無遺。翠蘊丹函。牙籤寶軸。簡蠹香芸。編殘汗竹。惟閣有書。莫尊於經。聖筆刪定。萬世典刑。易象春秋。詩書禮樂。法言大訓。灑灑噩噩。世遠人亡。斯文在茲。何以尊之。古聖是師。丹碧輝煌。匪閣之美。昭昭人文。天經地緯。傑棟崢嶸。匪閣之崇。洋洋聖道。蟠極蒼穹。閣以藏書。象彼東壁。于經斯尊。視此銘刻。

平荆襄銘

我國家受天明命。主宰萬方。聲教所暨。際天蟠地。罔不率俾。列聖相承。重熙累洽。百有餘年。時維豐亨。豫大之後。守土者懈於其職。越有奸寇。乘閒竊發。納逋鞠醜。哨聚荆襄。山谷閒提兵叫喊。以侵暴我城邑。賊害我人民。方嶽州鎮。力弗能制。於是事聞諸朝。我皇上弗忍民之罹其毒也。乃命大將總戎。致天之罰。于時將臣稟廟謨。奉睿算。率衆長驅。直抵其境。乃分兵爲四道以進。刻期殄滅。始與寇遇。我諸軍鼓勇爭奮。敗之南漳。乘勝直進。賊不能支。遂獲渠魁。克綏叛徒。諸脅從爲亂者。悉以皇命赦其死。與之更新。民遂安堵。荆襄以平。自出師至凱奏。纔數月耳。何成此駿功之速哉。是皆皇上天錫智勇神武不殺之所致也。臣雖不文。敢述江漢之義。作爲銘詩。以歌頌聖德於無窮云。其辭曰。天錫我皇。神武聖文。出震繼離。爲天下君。仁風所被。六合同春。薄海內外。罔或不臣。既安既治。上怡下愉。孰謂三苗。梗化有虞。有蠢斯寇。肆厥兇狂。帶牛佩犢。以跳以踉。狗偷鼠竊。鷓鴣張狐鳴。南土釋騷。羣生失寧。皇赫斯怒。于荆于襄。何爾螢爝。敢悖太陽。爰命方召。爰整師徒。肅將天威。以訖天誅。皇謂將臣。往宣予仁。取彼兇殘。惠我良民。以弔以伐。乃勤乃勳。毋或逆德。玉石俱焚。太簇之月。搖光在寅。既禡既類。爰方啓行。鎧仗明明。戈干泚泚。戎車既駕。載飛載揚。堂堂斯陣。正正斯旗。有赫皇靈。震彼南陲。狡衆終迷。敢拒敢抗。哀厥羣兇。蝟奮鷓鴣。先鋒一鼓。敗賊南漳。四道並進。馬步成行。前攻後擊。左剪右屠。風飛雷厲。電掃霆驅。兵鋒所加。醜類離披。如捲殘葉。如拉朽枝。烏合星散。巢穴聿空。有嘉折首。罔治脇從。既芟既艾。以宥以釐。出其塗炭。撫其瘡痍。竹山砥平。沙塵清夷。維此襄民。若獲更甦。農歡於野。旅歡於途。夜戶不閉。犬吠無虞。三軍凱旋。伐鼓淵淵。歡聲載路。捷奏甘

泉帝開明堂。獻誠受俘。干羽兩階。文德誕敷。放牛歸馬。戢戈囊弓。告廟飲至。頒賞賚功。王猷允塞。四夷來庭。臣作銘詩。式歌太平。

平廣海銘

惟聖皇肇位四海。仁孚德洽。無遠弗届。雖九夷八蠻。僻在異域。自古正朔所不及者。莫不重譯來王。稽首稱藩。惟是兩廣溪峒諸獠。怙恃其阻。昏迷不恭。以自外天子之威命。逞其悍驕。肆厥殘虐。以蜂虿我南鄙之民。乃爾自作弗靖。干國之紀。皇用震怒。命將出師。問罪。天兵所加。若泰山壓卵。無不碎者。執訊獲醜。不可勝計。克剪大慝。式遏亂略。由是東而廉雷肇慶諸郡。西而荔浦洛容之鄉。妖氛醜穢。迅掃無餘。而嶺海清矣。積年逋寇。一旦削平。巍巍成功。無與爲比。是不可以無紀也。謹爲之銘曰。維彼蠻獠。種類實繁。鳩形鵠面。獸心鳥言。槃瓠遺孽。依山阻溪。弗循王化。是曰生黎。與猿獠處。禮異俗殊。性多獷戾。惟利是趨。喜則人居。怒則獸攻。漢有尉佗。宋有蠻儂。文不能柔。武不能威。歷代患之。略事羈縻。太祖御天。梯航並至。神化旁達。聲教宏被。五嶺之南。百粵之域。峒獠山蠻。悉歸版籍。置吏設官。因俗而治。化生爲熟。馴暴以義。爰自近歲。人牧不職。撫綏失宜。稔生釁隙。肆茲羣醜。蛇豕其心。反面搏噬。干戈相尋。蜂屯蟻聚。羊狼狼貪。胥戕胥虐。毒痛海南。九重寬仁。未卽殄滅。曠誅數載。愈肆猖獗。嗷嗷生靈。詎堪荼毒。螟螣弗去。寧有嘉穀。桓桓虎臣。受命徂征。赫赫業業。遠揚天聲。旌旗耀日。金鼓震天。以遏寇攘。以解倒懸。彼昏不悛。自速其亡。翹厥螳臂。車轍是當。士氣橫飛。于奮于殛。散其部落。火其營窟。荔江之浦。斷藤之峽。鼠穴蟲窠。一舉斯拔。乃移

洛容。乃進陽江。長驅直指。天討用張。西自鬱梧。東而廉雷。破竹其勢。靡堅不摧。覆巢之餘。遺骸難全。震靈之下。掩救弗前。百蠻膽破。羣酋體分。罔敵我師。深谷其奔。帝有恩言。將無黷武。凡厥有生。皆吾赤子。持杖爲寇。釋杖爲民。彼如效順。亦與維新。乃休吾兵。乃緩其誅。是致是附。撫厥饋餘。妖氛既掃。氓困以甦。熙熙皇仁。洽于海隅。疇昔南人。雞犬夜驚。今茲安堵。桴鼓不鳴。疇昔嶺外。商旅道壅。今行于途。摩肩接踵。鹽包青箬。飯裹綠荷。越墟歸峒。以笑以歌。山無瘴烟。海無颶風。變窳爲良。咸在陶鎔。露布奏捷。喜動天京。于廟告功。皇心載寧。威加裔荒。功光古昔。小臣作詩。永頌聖德。

傳

林文安公小傳

公諱瀚。字亨大。林姓。別號泉山。其先光州固始人。五代時。始來家于閩。公父元美。起家進士。歷官知縣。知州。知府。皆有惠政。以公貴。累贈南京吏部尙書。母孺人鄭氏。累贈夫人。公自少穎敏好學。日記數千言。甫弱冠。以春秋薦于鄉。累上春官。未第。卒業太學。從游彭文思公。公見其所作。大奇之。成化丙戌。擢禮部亞魁。廷試。賜進士高第。選爲翰林庶吉士。內閣。累試居首。丁亥冬。將授官。忽聞母喪。奔歸守制。未及再朞。又遭父喪。先後居廬。皆致哀毀瘠。其殮殯葬祭。皆從禮制。不敢苟也。服闋。至京。始授編修。奉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。書成。賜文綺寶鑑。進職修撰。丙午。陞左春坊左諭德。戊申。孝宗登極。又命同纂修憲廟實錄。兼

充經筵講官。及書成。又賜白金文綺。前後開科取士。命同考會試者三。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。所得名士居多。庚戌。考績。拜國子祭酒。仍兼講官。後又加禮部右侍郎。掌祭酒事。其典國學垂十年。教士嚴而有恩。雖勢要子弟。不得請托。越次撥歷。人服其公。監中故事。祭酒饜銀歲以百數。公悉貯之。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。其餘以次營置。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。由公創其始也。人又皆服其廉。乙未。改吏部右侍郎。轉左。署部事。而門無私謁。繼爲南京吏部尙書。以災異。倡率部院諸臣。共陳時政。明黜陟。去冗官等十二事。多見采納。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。及二三儒生。蚤緣傳奉爲中書者。公上疏言。御史當全風憲之體。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。疏入。忤旨。公遂奏乞致仕。賜溫旨。勉留。會有考察京僚之命。公遂自考不職。乞先罷歸。旨仍不允。而曰。災異示戒。正宜同加修省。警察庶僚。以回天意。公遂不敢復辭。而考察去留。務合公論。人無閒言。旣而復言重根本。以回天變四事。曰。保固南京。曰。佑啓皇儲。曰。撫綏百姓。曰。增進賢才。以是四者爲天下國家致治之根本。不可以不知重也。其年考績至京。再引年乞休。旨仍不許。而有精力未衰之留。還任未幾。而孝廟賓天。先帝改元正德。而冢宰缺員。臺諫交章。謂公學行宜居厥位。時不克用。而改南京兵部尙書。叅贊機務。又因災異。會陳新政十二事。其前二事。則勸先帝之法。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。其後十事。又欲上之崇聖德。修庶政。廣言路。以盡爲治之道。其所論雖集衆長。而裁定皆出公手。忠誠剴切。抗言無忌。未見施行。而奸黨已側目矣。又公叅贊機務。每與內之守備者。論事不協。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。欲多索快船。以便其私。公皆裁抑其數。多致中傷。逆瑾亂政。嫉公尤甚。南都諸臺諫。以言事被逮。衆

皆畏避。而公獨往贖送。且欲爲直其事。取怒於瑾。責令諸臣劾公同黨。而謫降致仕。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。榜示天下。公聞命卽行。略不介意。及瑾誅後。御史凌相等。謂公德尊望重。不宜置散地。乃復舊銜致仕。而汪正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儒。詔賜人夫月廩。其子雲南參政廷楫。以公年八十有一。乞去官歸養。詔許暫歸省視。又乞致仕終養。復奉詔云。林瀚歷事累朝。名節無玷。今旣年高有疾。林廷楫暫許在家侍養。仍着本處有司。以時存問。以稱朝廷優禮舊臣至意。蓋異數也。公天性孝思。嘗念二親生時。弗克致養。故自官春坊。及往蒞南銓。兩奏乞歸省養。歸老後。家祭必躬致嚴。墓祭必灑泣焉。不以老病廢禮。又創祠堂。虛其中。龕以祀合族始祖。人以爲義。族人有孤貧者。皆闕其急。而嚮其子女於他姓者。則爲贖歸。廷楫幼時。鄉人鄭克和。許字以女。雖未納禮。而心許久矣。後鄭夫婦俱亡。有貴族求與爲婚。公不忘久要。竟不易焉。其鄉嘗值歲凶。雖家無厚儲。亦必倒廩濟衆。不計其直。或遘時疫。則市藥劑以給病者。其居官自常俸外。概無所取。雖門生故吏餽遺。亦不納也。而賓客過門。必極款洽。其細行之不苟如此。公平生寬宏大度。與衆無忤。而好賢樂善。無所不至。未嘗言人過失。亦未嘗有一言欺人。其瀆德雅量若是。士大夫過門有問。終日應酬無惰容。閒居手不釋卷。口不廢吟。燈下能作細楷。其精力不衰。又若是。其爲詩文。渾厚典雅。不事雕琢。所著有經筵講章奏議。及泉山詩文若干卷。藏于家。正德己卯之秋。忽患痰喘熱疾。旬餘而薨。蓋九月二十九日也。距其生宣德甲寅。享壽八十有六。夫人黃氏。慈祥簡靜。閑於禮度。賢內助也。先公三十年卒。嗣子廷楫。亦以進士歷官部屬郡守。今爲雲南參政。而文學行業。克肖於公。諸子及孫。多登

仕版。誥誥振振。方進未已。異時德業顯聞。另當有傳。茲不悉具。今廷掇以其宗人大司空舜舉所述公行實示予。屬爲之傳。某叨爲年友。荷公教愛五十餘年。相與莫逆。不敢以庸耄不文辭。敢摭其大略。爲之小傳。以示其後人。使思所以象其賢也。

論曰。秦誓有言。若有一介臣。斷斷無他技。休休有容焉。蓋謂大臣之道。不貴乎他技。惟貴乎有容也。若泉山林文安公者。寬宏大度。與衆無忤。而好賢樂善。不言人過。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。使其不問賢否。一於有容。未免枉己徇人。如張禹孔光之流。奚足貴乎。而公不然。方逆瑾亂政。諸臺諫以直言被逮。衆皆畏避。而獨往贖送。取怒於瑾。指爲朋黨。謫降以歸。人皆爲之不平。公則處之泰然。遺佚不怨。其和而不流。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。故雖不殄厥愠。而亦不殞厥聞。公何尤乎。書所謂有容德乃大。吾於公見之矣。

費太常小傳

太常費公諱璠。字叔玉。廣信鉛山人。厥祖若考。並有鄉行。公與其兄伯玉。仲玉。皆業進士。期以詩書大其門。伯玉已登鄉舉。而享年不永。旣而父亦違養。仲玉謂公曰。先君輕財好義。囊無遺貲。今老母在堂。寡嫂在室。諸弟妹在襁褓。內資事育。外供賦役。家之所入。弗能給也。何以爲謀。吾已游庠校。業難終廢。當卒父兄之志。幹蠱之責。汝其任之。公時年十五六。學且成矣。泣而對曰。敢不惟命。遂棄所業。一以克家爲務。而逸其兄若弟。使力於學。以幾有成。其治生也。搗茶蓄租。備殫勤苦。惡衣菲食。不求侈靡。銖錢寸帛。不入私

室雖妻之奩產亦公于衆。蓋久而後充裕焉。其天性孝友。事其繼祖母張。母周。左右就養。皆適其意。晨夕候問。寒煖視飲食。不命不敢退。母嘗多病。鄉乏醫藥。乃自習湯液。儲良劑。以備用。有盜發其會祖妣之墓。遺骸散暴。灌莽中。諸孫往者。皆疑畏。弗敢近視。公手自掇拾。納諸故槨。復土而後已。人多稱之。仲玉由縣諸生登進士第。歷官至貴州參議。公事之如父。恭順小心。惟命是承。雖勞不憚。弟幼玉嗜酒而滅裂於學。公擲其杯而策其惰。幼玉由是感奮。遂領鄉薦。其在太學。感疾歸。公涉暑往迎。相失於維揚。或云已過京口。遂奔渡而南。又知以疾革。尙留瓜步。時日暮風惡。不可渡。舟人請俟明。曰。吾弟待我以歿。天其或諒我也。亟麾之渡。至則果將絕矣。執手呼之曰。弟有幼妻弱息。寧無一言乎。幼玉復瞠目曰。有兄在。吾何言。遂絕。公以喪歸。而撫教其孤。篤恩意尤篤。嘗夜有盜至家。衆皆睡熟。急扣嚮臥所。抱而走。他皆不暇顧。其刑于有家。則內子余恭人。事其姒如姑。而字諸幼如子。閨門之內雍雍焉。尤嚴於教子。必欲其務乎遠者。大者。不爲世俗淺陋之學。其長曰宏。以進士第一人。歷官內翰。今爲禮部右侍郎。每書以誠其厲行。檢寡嗜慾。且曰。吾見士大夫忽略小節。而能令終者鮮矣。其少曰完。亦以明經薦于鄉。其修于家。示諸子孫。有家規七條。皆彷彿義方之意焉。鄉里有忿爭不平者。得其一言而直。以錢穀貸人。恆輕其息。弗能償者。亦不之問。歲大侵。富人多閉糴以徼厚直。公獨平其價。曰。幸災射利。仁者不爲也。其兄子旣貴。恆以盈滿爲懼。非公事不入城府。上官或禮于其廬。有所延訪。則以民所疾苦。政所不便者告之。言不及私人。以請託至者。必理拒之。其從母之子。嘗受人之金。而以私謁。公懼傷母心。則爲償其金而遣之。亦不從所請也。後以

子貴。始封翰林修撰。復進贈中憲大夫。太常少卿。兼翰林侍讀。云。嗚呼。世之傳人物者。往往有取於奇節偉行。以驚世動俗。而於庸行之善者。則以爲常事不書。而悅於苟難。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。昔曾子固以洪渥所存。人人所易到而載之。得非有見於是耶。世降俗薄。名爲士大夫。而內行不修。得罪名教者衆矣。有若太常公之所立。不出彝倫日用之常。而各盡其所當爲。無慚德焉。豈不可以爲訓乎。

懋不獲面公。而及見侍郎於南都。文學志行。表表當世。竊嘗意其必有所自矣。近以老病臥家。侍郎不鄙衰庸。忽以書緘示僉憲姚君某。所狀公事行。俾爲之傳。顧區區不斐之言。曷足爲公輕重哉。觀狀稱公存心制行。不愧古人。而惜其志節才猷。不見于時。姚非阿所好者。固足以傳信矣。況有侍郎爲之子。以顯揚于後。則公所托以不朽者。尤自有在。亦奚假於予言哉。

東園先生張君小傳

君諱瓚。字敬修。姓張氏。別號東園。維揚泰州人。少穎敏。好讀書。雖事舉業。而究心理學。植志不凡。年二十七。以明經第。成化丙戌。進士。授嚴州遂安知縣。律已廉勤。而臨民愷悌。志欲抑強扶弱。子惠困窮。縣有古額官糧千餘石。稅重而輸之艱也。君聞于上。准輸折色。民便之。前政以里甲均徭。二役相繼。民弗能堪。則以均徭移後四年。而勞者始獲息肩。縣有芹墅堰。溉田一千三百餘畝。而決壞於洪水。失其利者六十餘年。則爲之開築水壩。一百三十餘丈。及通利井塘水道。因以有秋。至今民受其賜。尤加意教化。朔望視學。勸課生徒。以學宮湫隘。取僧寺廢地。以廓其址。儲材木瓦甓。將一撤而新之。惜未及成而去。其居官持法。

執禮自信不疑。未嘗有所觀望。以爲低昂。有豪族以武斷病民者。痛繩以法。不少貸。時有巡撫大官。欲右豪族。君執不從。至以盛怒臨之。亦不爲動。遂以非法去其官。君飄然以歸。不以得失介意。民懷其德。戀戀不能釋。而借留不可得。乃列祀於名宦之祠焉。在官僅十有八月。而得民如此。其居家篤行孝友。處姻族鄰里。皆有恩意。與人坦夷廓恢。不立崖岸。閒從鄉舊。登臨燕集。放懷任俗。由由然不自異也。作爲詩文。寫其胸中所見。不規規於模擬。論人文字。必取其根據理道。蘊藉深厚者。未嘗隨俗。輒爲許可。有別業在東園。景趣甚佳。時與賓客造焉。酌酒賦詩爲樂。因取以自號。人遂目爲東園先生。教子以聖賢經訓。欲其務乎遠大。不爲俗學之卑陋。而於忠孝大節。尤拳拳焉。其冢嗣承仁。亦以科第起家。由部郎推選入臺。今奉命按治兩浙。獨持風裁。克濟其美云。嗚呼。昔人論天者。有定與未定之說。吾於東園有徵焉。彼其文學材器。可當大受。而僅官一小邑。方欲行其所學。又以推治豪右。不獲上官而去。謂非天未定而人勝之耶。今其去官已四十年。民懷遺愛。猶且生而祠焉。君方優游田里。壽考康寧。而德音是茂。有子登朝。宦業方新。而功名鼎盛。則天之定者不在是乎。若乃東園所存。則惟盡其在我而已。豈計乎天之定不定哉。

予昔與東園爲年友。雅知其賢。而作邑遂安。與予鄉邑相隣。又耳熟其治績焉。今侍御君以吾郡侯趙公鶴所述事行示予。屬爲之傳。予觀其狀。稱東園學行氣節。聞於人人。後生晚學。師仰不替。則其所立。固足以垂世矣。參以予所見聞。則今世之人如東園者。不多見也。惡可使之泯泯乎。故著爲小傳。使來者有攷焉。第愧鄙陋。不斐之言。不足以傳信耳。若昌之於後。以爲東園不朽之托者。則在乎侍御之顯。

揚而奚假於予言哉。

劉僉憲小傳

山東僉憲劉公時。字用行。成都內江人也。自幼穎敏嗜學。博通經史。天順己卯。以某經魁鄉薦。登甲申進士第。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。以清慎自持。讞獄詳勤。尙書陸公瑜深器重之。嘗首閱十三司章奏。歷本司員外郎。遷山東按察司僉事。始行部至東萊。而前政怠弛。犴獄充斥。繆囚以百數。有四五年不決者。公剖斷如流。不兩月而囹圄以空。人推其能。時山東諸郡旱澇相仍。民苦飢。衆莫知所措。公怡然以爲己任。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。謂安民以救荒爲急。救荒以防患爲先。於是借官廩。飭戒備。講求荒政。靡所不至。已而蟲傷繼作。倉庾皆虛。流徙載道。奸宄竊發。慮有意外之虞。乃復致書巡撫。乞奏請于朝。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。內帑銀四萬五千兩。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。諸州縣隨在賑給。又廣糴麥種予民。使播種爲續食之計。且出榜諭軍民。使各安其業。毋生異疑。由是民獲更生。而東土賴以無虞。公器識明果。操履廉介。非義不苟取。官屬有廉能者獎之。惟貪吏不少假借。其折獄尙仁恕。多所平反。同官有屬威嚴以詰囚者。則嘆曰。何庸若是。但平心聽之。其情可得也。其心誠於愛民。勤於王事。不憚驅馳。竟以憂勞致疾而卒。平生好爲詩。雖道路奔走。案牘填委。而吟咏不廢。有素菴稿若干卷。其在官日。恆以去家萬里。遠親日久。弗獲歸養。作思親說以見志。而欲以事親之心爲事君。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焉。有子瑞。年十二。始知向學。卽訓之經術。開以聖賢之學。於官所構書舍若干楹。扁曰五清。而自爲之記。著其所以爲五清者。又

嘗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。以授瑞。卒成其子明經登第。官翰林爲檢討。以文章名海內云。
贊曰。予觀世之仕者。往往惟富貴利達之慕。而不得則熱中。雖遺親後君。有所不顧。孰知以民之休戚爲命乎。有若公之所存。以事親之心事君。推愛親之心及物者。其度越流輩遠矣。能立是心而盡其道焉。雖古君子何以加諸。夫何天不假年。而弗究厥施。豈非公之遺恨也耶。予少聞公名。而弗獲一面。近檢討述公年譜。而以書來。俾爲之傳。乃爲撮其大略如此。

方母貞節傳

方母姓章氏。香溪人。故封監察御史思恩之孫女也。幼有良質。淑慧貞靜。不妄言笑。而好作女工。凡績紡織。紕剪製縫紉。皆極其精。父母愛之。擇所宜歸。字與同里方良規。方亦名族。乃唐玄英處士干之遺裔也。既歸而事舅姑。諧妯娌。克勤婦道。上下宜之。不幸天不假年。良規嬰疾蚤逝。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。遺孤廷儀。尙在襁褓。晨夕悲慟。如不欲生。蓬首垢面。以奉几筵。啣哀茹苦。以營喪葬。未幾而其舅繼故。姑亦老矣。夫之昆弟。先以析產異居。莫之顧省。煢煢孤嫠。何以自存。族人見其盛年。恐不能守。有以言撼之。勸令改適者。章氏毅然作色。三復柏舟誓。死靡他。雖荐罹喪禍。家計索然。寒燈孤幌。寂寞難堪。而鐵心石腸。始終不變。晝夜劬劬。惟以養姑教子。幹蠱克家爲務。其事姑則左右就養。承顏順志。而得其歡心。其理家政。則正男女之別。謹出入之防。內外斬斬。以嚴見憚。事無不立。課童僕以治農業。率女侍以勤婦職。外供賦役。內給賓祭。衣食之需。皆量入爲出。謹身節用。歲積月累。家日充裕。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。其教子廷儀。

則崇儉樸。去華靡。謹修鄉行。不爲市道。嘗治醫術。施藥濟人。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。亦不責其償也。鄉稱善人。長者皆以爲母教所致。故前郡守劉公惟馨。大書貞節。以表其門。而縣令蔣侯。又具其事行。以聞于朝云。

贊曰。聖人傳易至坤。以地道與妻道。臣道並言。而歸重於代有終。其生物之功。妻道臣道。無不然也。吾於臣道。未暇致詳。姑以妻道明之。則夫之有子而代之教。有家而代之理。若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。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。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。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。亦何異於地之代天。終物之功哉。吾鄉女婦。往往夫死不嫁。從一而終。亦云貞矣。而他善無聞於道。猶有歉焉。獨聞廷儀之母。教子能善。治家能富。其夫雖沒。無遺憾矣。頗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。故因廷儀之請。爲傳其事。以示後之爲母者焉。

